



城市的书香

李 晓

打开一座城，也是打开一册书，一个人，就是这本大合集中的一页。我常常想，一座城市要是没有书香浸润，就和没有绿树、草坪一样荒芜。一座没有书香墨韵流动的城市，就是失去了温润土壤的文化沙漠。

我的朋友孙胡子，在城里一条巷子卖卤肉，平时在城里闲逛，去得最多的地方，就是城市里的书店、报刊亭。这座城里许多书店的老板，都认得卖卤菜的孙胡子，他捧着一本书，靠在墙上读，或是在一棵树下看书倦了，抱书而眠。孙胡子说，他每晚入睡前，要靠床头灯前看上一阵书，不然就难以入眠。孙胡子床头的灯，是一盏老台灯，在夜里泛出暖色的光，已伴随了他十多年。孙胡子记得清楚，这盏老台灯，已换了十九颗灯泡。去年的一个秋夜，他在床头看完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最后一页，灯泡如一个困顿之人打了一个呵欠闭眼沉沉睡去，钨丝上的微光一下熄灭了。

像孙胡子这样的人，在城里凭一种手艺辛劳谋生，却忘不了在心的角落里，对书籍的一份惦念。一座城市的书店，也成为孙胡子这样的普通爱

书之人，精神上的粮仓。

在古代城市里，青花瓷一样的蓝色天幕下，也是有书店的，不过那时的书店称作书肆、书林、书铺、书棚、书堂、书屋、书籍铺、书经籍铺、书坊。在《清明上河图》里，我似乎能够看见人马熙熙的开封城里，有酒楼书肆。古代那些用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的线装书籍，散发的文墨之香，更是让一座城，有了精神上居住的客栈。这些古代的城市，也常常让我冥想，李白、孟浩然、苏东坡、曹雪芹这些人穿梭在那里的的身影，他们拈须捧读的姿态，对文化的代代传承，在一个城市斜阳烟尘的倒影里，成为城市厚重历史的沉淀。

传统的文人，把拥有一间书斋书房作为精神寄托的小小空间，这些书斋书房，让他们在一座城，有了灵魂遨游的天地。雪夜闭门读禁书，躲进小楼成一统，但谁又能阻挡文人们胸怀天下的眺望目光。鲁迅先生在他的“三味书屋”、“且介亭”里，写下了传世之作。我还能听见鲁迅先生在书斋里捂住胸口的咳嗽声，斗室之内，瘦弱的他，吐纳出一个民族深重的精魂。

去年秋天九十三岁高龄去世的大翻译家草婴先生，对家人留下的最后嘱托就是“不留墓碑，只留书房。”在这

书房里，他以一人之力翻译完了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复活》等全部小说。有一次，草婴先生与在美国的儿子对话，儿子说，爸啊，自己走时会把骨灰撒在太平洋，让风把自己带回家乡。草婴先生点点头说：“嗯，好！”而今，没留墓碑的草婴先生，他留下的书房，安卧在上海这座都市的一隅，在岁月里袅袅散发着文化与精神的双重光芒，这是一份城市的遗产，也是一个城市的福气。

选择一座城市，就是投奔一种生活。对一座城市的眷念，除了市井人生里的烟火气息，当然还有安放我们心灵的一方田园。而城市里的书店、书房、图书馆……摇曳着城市里的文火，先人们的身影，让漂泊者的心灵，可以平安落地，归隐到书中山水里。

很庆幸的是，在我去过的北京、上海、福州、青岛……这些城市里，已经有了二十四小时不打烊的深夜书店，这深夜里的书店，是给归来的夜航者们，亮起的一盏盏最温暖最明亮的灯。在这样的深夜书店里，我仿佛嗅到了那些年求学时，半夜时经过校园面包房里飘出的烤面包诱人香味，那其实是来自灵魂里的原香。

入冬时节思老父

谢秀元

我父亲叫谢帮德，每次念及父亲，眼泪总是止不住。对父亲最深的记忆是奶奶的葬礼，父亲长跪在奶奶灵柩前呼唤娘，长跪不起，一个大男子汉动情得惊天动地，那份忠孝情景，永铭我心。

父亲一生命苦，6岁时没了爸爸，55岁时没了妻子，64岁时又痛失小儿子。如此坎坷的人生，让父亲苦不堪言。父亲聪明勤奋，虽然只读了3年书，但是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，做村里信用站会计时，从来没算错过账，没挪用过一分钱。父亲高大威严，他的长辈大多叫他德长子，都挺敬重他。

父亲是很聪明的人，即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父亲也总是想方设法做点小生意，卖鱼苗、贩烟叶、下益阳贩棉花甚至担脚卖力等等，因此我们一家在当地当时总是上等家庭。1980年，父亲是坪上镇少有的万元户，我爱人替他算了账，说相当于现在的250万元。可想而知，当时的父亲付出了多少辛劳和汗水！父亲挣了钱，并不当守财奴，村里队里谁家有困难了，找他借钱借物他从不打折扣，常常无偿接济亲友，特别是我的四舅舅家，父亲母亲给他们家的钱物从来不记账。

父亲从不重男轻女，把7个儿女都捧在手心里。尤其是对我，父亲付出的爱时常让我感到特别温暖特别幸福。我高中毕业后，爸爸一年又一年地送我复读，面对我一次又一次的落榜，爸爸总是笑着说我走群众路线，从来不曾因此而批评指责我。1982年，妈妈过世后，父亲清理衣柜，细心的父亲发现我没有像样的衣服，便给20元钱要我办两身衣服穿。两年后我在黄土村西冲学校教书了，父亲给我55元钱买手表，上海牌的每天拧发条的那种。父亲厚重的爱一直伴着我成长。结婚时，父亲给我办嫁妆办酒，生孩子时孩子吃的、穿的父亲样样送齐。总是教育我要勤俭持家，要孝顺公公婆婆。后来，我零零星星地帮我父亲办过衣服买过鞋子，但那时我不懂得怎么去孝敬他老人家，从来没给过父亲钱，他满六十岁时，我给他的贺礼他都没有。

老年的父亲依然热爱劳动，每年还耕田做土，每到暑假双抢期间，我无论多忙都会帮父亲去下田。父亲生活俭朴，除了喝点自烤的米酒或红薯酒，抽点老烟叶外别无其它嗜好。父亲老了患肺癌，求生欲强烈，在新化买了好些中药煎服。病床上的父亲得到了大嫂、二嫂、二姐及弟媳妇的精心照顾，没有受太多的疼痛之苦。

在我的潜意识里，父亲真的还在护佑着他的后代，记得大侄儿考上大学做喜酒的先天晚上，我睡在老屋里，睡梦中，看到父亲穿个长黑衣，担一担满满的东西往大哥家送，真真切切。一眨眼，父亲已离开我们21年。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，如今父亲在哪里又做起了好汉吧。



时光

毛毛 摄

长篇连载

灰色丛林

周晓波

这两个学生上历史课捣乱，与任课老师发生冲突，竟用锋利的玻璃将任课老师戳伤，被学校勒令退学。看着两个学生走出校门，王敏之的心像被利刃刺破，汨汨地流血。这时，薛正新从商店里突然冲出来，一把揪住一个正往校外走的男生，抢了他的书包。王敏之吓了一跳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原来，这个学生欠的账很多，又迟迟

不肯还钱，薛正新屡催索不得，便出此下策，要那个学生明天拿钱来赎书包。王敏之回到房里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又听到外面吵起来，仇学军高声大气的：“这不关学校的事，你们去教委找王松。”王敏之本想出去看看个究竟，感到很累，走了几步又趑趄回来，在床上躺下了。

肖秀梅和她父亲走了进来。王敏之连

忙起来让座倒开水。肖秀梅眼睛盈满泪水，她父亲则怒气冲冲，恨恨道：“老师竟然贩卖学生，当起了人贩子。”

王敏之吓了一跳，问是怎么回事。原来王松在假期里走村串户，做那些没考上学校的学生和家长的工作，劝他们学一门技术。是学校里的领导，家长和学生当然特别信任，有一百多学生被王松介绍到郴州、衡阳甚至广东佛山的民办技校，技校付给介绍费，每个学生数百上千元不等。王松发了财，学生却惨了。很多学校办学条件十分简陋，有些学校甚至收了学费后，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肖秀梅所在的学校就是这样，她连回家的车费都没有，是父亲把她接回来的。

王敏之全身发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送走肖秀梅和她父亲，内心十分悲凉，只想哭。

“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；商人现身讲台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。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；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。明星卖弄风骚挣钱就上，越来越像妓女；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。流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；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流言。”一首民谣像一群野马在王敏之心中横冲直闯，又如一把锋利的匕首在他身上横一刀竖一刀地乱划。

王敏之心里煲着火，年夜饭也没吃。晚上翻来覆去，一夜没有合眼。

第二天，天气十分闷热，湿气黏在身上很不舒服。将近中午，乌云铺满了天，而且不断翻滚着，堆积着，云层越堆越厚，越压越低。王敏之正在上语文课，教室里很暗，黑板上的板书也无法看清。

(167)(未完待续)